

《解深密經》

第一〇〇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沒有得給你出家的！唐朝你想出家有那麼容易嗎？皇帝不下令度你出家，那年你都不能夠出家的！唐三藏回來，這樣大的面子，開首譯經了，然後請唐太宗，叫他度有些人出家。然後唐太宗下令、下詔度五百人出家，全國這麼多人，五百人而已！要考，執到正然後才讓你出家。這麼容易出家？考一個僧試，你猜考僧試是考什麼？先考你儒家的東西，《五經》，先 pass，然後再考你佛學，《五經》那些不 pass，連佛學都沒有得你考！考僧試那麼容易？太差了。宋朝你知不知道？與蘇東坡最老友的那個人叫做什麼？有誰知道？

聽眾：佛印。

羅公：佛印(1032—1098)，是嗎？佛印是怎樣出家的？

佛印都很了不起的！不知那一間寺，考僧試，政府派人去考僧試，好像有些警察，政府的差人守住門口，那個佛印是一個風流倜儻的文學家來的，他蕩呀蕩的蕩了進去，人家關著門，不給出，不給入，你在這裡蕩做什麼？捉了他去考僧試！他說，考試就考試了！他以為考了試之後就無事，誰知考了試之後就要他出家，佛印是這樣出家的！被人家捉，他蕩了進去就被人家捉了去，他是了不起的。你說那種人，宋朝都有些這樣的情形，但是宋朝末年就差了，宋朝末年就差了，何解呢？宋朝末年可以用錢買一張度牒，即是現在的那些度牒，怎樣買？它專有一個部門，法師替你授戒，授完戒就給你一張度牒，你摺起它，用個袋裝住掛在那裡，那些叫做「戒牒」了，你有沒有看過做電影？〈空山靈雨〉你有沒有看過？有沒有人看過？

你看過了？那個犯罪的和尚，不是，那個犯罪的人充軍的，他買了一張度牒，是嗎？半路買了一張度牒就不用充軍了，就走去做了法師了，是嗎？諸如此類，宋朝這樣就弊了。一到元朝之後就更差了！你打死人或者怎樣，一走去出家就無事，不追究了！一遁入空門就什麼都不追究了，從此佛教界就一路低落，直至到清代末年，諦閑

(1858-1932)老法師那班人，再振起佛教的作風，你們不知道，以為怎樣，但到現在，仍然是再差了，現在你有錢去受戒就得了，你肯去台灣受戒就得了，都不用去台灣，在香港，大嶼山就可以了！寶蓮寺就可以了。這樣你說弊不弊？

我那個老師就是太虛法師，太虛法師當時民國的時候，民國的時候是怎樣？袁世凱做大總統的時候，有一個內務部長，姓薛的，這個翰林院出身的，叫做薛篤弼(1892—1973)，這個是翰林來的，基督教徒，最憎佛教，最憎佛教與道教，他做內務部長，他提議整了一條條例，現在香港都受他這條條例影響。在國會裡通過，由內務部制定一條這樣的條例，就送去國會通過，通過之後你猜怎樣？全國所有的寺產要登記，去政府登記，登記有幾多，不能郁，不能動，有事要向政府報賬，你想賣那間寺、買那間寺，都要向政府報賬，政府批准，這樣。他將所有的某某寺，某某寺，當它與那些普通的金花廟、車公廟，當這一類例，香港就學到他那樣了，全部由政務司管理那些華人寺廟，當時那個薛篤弼就是這樣。

他是天主教、基督教那些教堂產業他不管理，只是管理佛教與道教，這個薛篤弼！但他是內務部長，你這些人就無可奈何，於是有一位專門做詩做得很好的，這個人叫做八指頭陀(1851～1912)，他年青的時候燒了兩隻手指來供佛的，所以他只有八隻手指，頭陀裝的，即是不剃頭的，由得它頭髮長長的，就造詩做得非常好的，在一百年來，那些出家人造詩最好就是他了，他叫做寄禪，(我的)師公來的！買到他的詩的，釋寄禪(1851—1912)很有名，你去圖書館就找得到他的詩了，叫做八指頭陀。佛學，除非你找日本佛學史，日本人就很偏的，看不起你中國這些的，如果你看中國佛教史，中國佛學史，一定有八指頭陀的名，釋寄禪，如果那本書沒有他的名的，這本書你可以丟掉了。

佛學史的書，他很有名氣的，他自己走去見內政部長，與薛篤弼辯駁，薛篤弼是官來的，他當那些和尚是什麼？他見你已經是很大面子了！是嗎？薛篤弼與他辯駁，據理與他駁，薛篤弼就橫霸無理的！他恃住他是官，激得八指頭陀沒辦法，他是官，

不怕官只怕管，他又是官又是管，回去就病死了，八指頭陀，斃死了，他就是太虛法師的老師了，他太虛法師就出來，第一方面見到自己的師父被他激死，第二方面就是確是見到不成樣子，於是就組織了中華佛教會，就想集合全國的佛寺的人，集合力量與政府爭，他當時就弊了，所以就弊了，佛教所以衰落就是這樣，那些寺院的老傢伙，全部推出那些老人家，那些老人家嘖嘖哦哦，老人家都是這樣的，得過且過，推了他做佛教、中華佛教會的什麼理事、董事，他就去做，做了他就不去爭，不去爭。唯有當時有個弘一法師戒律最好的，大家說要請弘一法師出來，弘一法師就說，我不出來了，我與人力爭非我所長，他說，我舉太虛，太虛可以，太虛當時二十來三十歲，弘一法師就舉太虛法師，當時那些人還不想讓太虛做！連那個董事都不想讓太虛做，因為給面子弘一法師，就姑且讓太虛法師做。當時是這樣。

太虛法師就去做了，好了，太虛法師做了，就提議了，提議什麼？提議整理僧伽制度，整理僧伽制度，要組織中華佛教會控制全國，所有的出家人要透過他一定要受過訓練，沒受過幾年訓練，未得他這個中華佛教總會同意就不得出家，你可以做居士，出家人一定要揀到正的，個個都要有學問的，個個都要品行好的，當時全部老傢伙反對他，佛都沒有這些制度的，你現在搞些這樣的制度都得？全國那些大寺廟、大法師，沒一個不反對他，只有弘一法師不反對他，只有印光法師就不出聲，諦閑法師也是不出聲，其餘他最反對他的就是那個圓瑛法師(1878—1953)，當時最有地位又最壞的，天童寺的方丈，反對最力。

還有一個，太虛法師當時就去那間寶華山，受戒，戒律最好的，他就準備去參觀寶華山，你猜寶華山的人怎樣？準備在寺門裏面活活打死人！舊時政府不理和尚的，準備打死太虛！有這回事，而是什麼？當時有一位叫做仁山法師(1887-1951)就是在寶華山裏面的，知道了那些人要準備打死太虛，就急忙走到山門外截住太虛，你快走！你一上去你就死了！準備打死你的！用棍活生生打死你的！你不要上去！然後太虛法師即刻繞路走，有一回這樣的事。

這樣你說整理？直至到現在都沒有，沒有得整理。你的「第八識」裏面有那些意識上貪的、自私的種子一起，就有了這些，為了自私就保障自己了，排除人家，這樣之類。現在中國八個「識」都叫做「心」，狹義就第八，叫做「阿賴耶識」，然後才有資格叫做「心」。好了，你看佛經看到「心」字，你就要知，到底它代表任何一個「識」抑或是指「第八阿賴耶識」？亦有時那個「心」是指真如的。這個是指真如的，要看看上下文，難就難在這裏。所以聽講課有個好處就是別人替你搞定，不用你自己想，心、意、識，那個「意」是指什麼？

「意」即是「意思」，心意，有「意」的，「意」者，心的趨向就叫做「意」，八個「識」都有趨向的，「眼識」又可以叫做「意」，「耳識」又叫做意，那個「意」字何解？「意」者，思量也，這個叫做「意」，「眼識」都會思量的，看東西的時候它就是思量那件東西了。「耳識」聆聽的時候一樣會思量〔聲音〕的；「鼻識」嗅到香臭一樣會思量，咦！這是臭的，不妥的！會思量的；「舌識」、鹹、酸、苦、辣，會思量的；「身識」、觸覺，有思量的；「第六意識」就更加會思想了！「第七末那識」呢？整天思量著那個「我」；「第八阿賴耶識」都有思量的，「第八阿賴耶識」何解有思量？它機械的，「第八阿賴耶識」，你又問了，何解「第八阿賴耶識」會有思量？

「思量」兩個字英文叫做 will，又譯做「意志」，又譯做什麼？造作，有造作的作用的，「阿賴耶識」就好像機器那樣，怎會有造作？「造作」兩個字是很廣義的，電腦都有做作的，電腦沒有意識的，但是電腦會造作的。你去香港跑馬地，你買多少就即刻打出來，哪隻〔馬〕分多少錢的，你說它有造作沒有？都有造作的。即是說，不是說一定要有「意識」去想才有造作的。

好了，還有我那個身體就是「阿賴耶識」變的。整個身體就是「阿賴耶識」，你割傷了那隻手的時候，即刻那些白血球(血小板)就馬上會再封合〔傷口〕再長好，最多就是有疤而已，有時連疤都沒有。何解？是不是有造作？有造作的，所以那些「阿

賴耶識」都有造作的。吃得多自然就會肚子脹的，是嗎？都是造作來的。脹得緊要就會瀉的，不是造作嗎？所以「阿賴耶識」一樣是有造作的。即是說，八個「識」都有思量作用，是嗎？

這樣即是八個「識」都可以叫做「意」，八個「識」都叫做「意」，八個「識」都會思量，但是八個「識」之中，思量的作用特別強的你猜是那個呢？你想想「眼識」、「耳識」、「鼻識」、「舌識」、「身識」，這五個識的思量強不強呢？感覺就強，是嗎？它的 sense 就強，思量就不強的。「意識」強不強？強，意識還是最強的，但是「意識」有一種缺點，強就強了，會斷的，當你熟睡的時候，它就不是思量了，醫生替你施手術，麻醉了你一個鐘頭，你這一個鐘頭的思量的力量就斷了一個鐘頭，雖然是強，但是會斷。「第七末那識」強不強？你說。

聽眾：強。

羅公：強！整日想著那個「我」的，不肯放過的，所以它強，「意識」固然是強，「第七末那識」亦強，大家都強，但是它沒有那麼專一，但是「末那識」強得來專一，「意識」沒有這麼專一，是嗎？它(末那識)整日想著那個「我」。強之中還專一。還有，「第六意識」會停的，「末那識」不停的，你睡著覺，你麻醉了之後，那個「末那識」都不停的，不止不停，你死了它都不停的！由無始以來到現在都未停過，那個「第七末那識」將來直至成佛都不停的。所以強又連續不斷的，只有「第七末那識」，「第八阿賴耶識」怎樣？「第八阿賴耶識」麻麻木木的，是嗎？是機械來的，像電腦那樣的，「阿賴耶識」雖然不斷，但是它不夠清楚亦不夠強，所以特別點來講，可以叫做「意」的，就只有「第七識」了。「末那」那個字是 manas，manas，manas 即是「思量」那樣解的，一講「意」字，普通來講就八個「識」都可以叫做「意」，特殊的來講就只有「第七末那識」叫做「意」。聽眾：羅公，我想請問「第七末那識」是不是有些像天主教、基督教的靈魂？

羅公：什麼？

聽眾：有沒有一些相似靈魂？

羅公：相似靈魂的是「第八阿賴耶識」。

聽眾：怎樣相似？

羅公：直情是，你將靈魂裡面解釋得鬆動一些就直情是「第八識」，但是它與你們天主教、基督教的解法不同，沒有那麼闊，這個「第八識」的範圍很闊的，這個身體，這個世界都是「第八識」變的。但是你基督教、天主教說不是。

聽眾：上帝都是「第八識」變的？

羅公：什麼？

聽眾：上帝都是「第八識」變的？

羅公：沒有上帝。

聽眾：有上帝的人，是他的「第八識」變〔上帝〕的。

羅公：對了，有上帝都是「第八識」變的。

聽眾：如果你覺得有上帝，那就是你的「第八識」變的。

羅公：「第八識」變起自己的身體，又變起這個世界，但是基督教與天主教就不是，那個神做了那個世界，然後造了你們這些人，是嗎？做了你們這些人，這些人就子子孫孫，一路現在來到，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靈魂，在你這個罌裏面的。是嗎？

聽眾：羅公！

羅公：什麼？

聽眾：「獨頭意識」是如何產生？

羅公：「獨頭意識」？

聽眾：如何產生出來？

羅公：哦！我們的「第八阿賴耶識」裏面有一種「意識」的種子，那個「意識種子」一有機緣，條件具備它就生起作用了，生起作用了，但是，生起作用一定要條件，是嗎？「眼識」生起作用的條件很多的，不夠光線又不行，沒有東西給他看又不行，距離太遠又不行，諸多限制。「眼識」，你看看我那本書，「眼識」要九個緣然後出現，「耳識」少一些，「鼻識」又少一些，「舌識」又少一些，「鼻」、「舌」、「身」少一些，緣少一些。「意識」的緣最少，時時

都可以出現的。所以「獨頭」的時候它都可以出現的。你今日，你今日買了一張六環彩，到夜晚發夢的時候，只要你有一個條件，吃些燥熱的東西，是嗎？你今晚就可以發夢，發夢的，「獨頭意識」中六環彩，是嗎？那個「獨頭意識」可以這樣。何解今晚會發夢中六環彩呢？又不發夢去醫院找醫生？就因為你今天買的時候你起了一個貪心，然後去買，這個去買的時候那種活動和買的時候那種狀況，全部打了入你的「第八阿賴耶識」的電腦入面，連你的貪心都打到一起，到了你夜晚睡覺的時候，將那些影像爆發，但是那些影像與今天買〔六環彩〕不同，何解？因為今天買確實有個檔口在這裏，是嗎？人家有個櫃位，有個檔口，但是夜晚發夢就沒有櫃位，亦沒有檔口在那裡，所以你就幻變出，幻變出，由於你的貪心劇烈，於是本來沒有中〔獎〕的，但你就自己就中〔獎〕出來了！幻想出來了，就是叫做「獨頭意識」了，「獨頭意識」有兩種，一種定中的「獨頭意識」，定，定中的「獨頭意識」可以起神通的。你在這裏，坐在這裏，你在定中的「獨頭意識」可以去看布殊總統在辦什麼公，看到的。這是「獨頭意識」來的。

聽眾：這樣要練到怎樣才可以做？

羅公：入定，修止觀，修禪定，這些只有在定中才行的。

聽眾：與那些圓光術有沒有……

羅公：圓光術都要唸咒，都要入定，圓光術都可以，但是未必很準確，所以睇水晶球都可以看到的！英國就有一個王給人刺死的，被那個，預先有人看水晶球看到，很多看到的！那些埃及人看水晶球看到很多東西的，你都可以的！照著一樣，買個水晶球，圓光都可以的，

聽眾：真是得？

羅公：得！得的，你要有信心，你有懷疑不行就一定不行了！那種人都一定得的！這樣你就得了，一種叫做夢中「獨頭意識」，那些是沒什麼譜的，是嗎？夢中「獨頭意識」。還有一些普通的「散心獨頭意識」，第三種，散心，不是入定的，「獨頭意識」怎樣？現在我思想，如果你撐著頭在想，好像雲遊天外那樣，你就是「獨頭意識」。定中「獨頭意識」很厲害的！要入了定才行的，入了初禪以上才行的。你就好，最穩陣，用那個智慧推斷，樣樣東西都咬緊邏

輯，但是邏輯不能推斷得到的。無可奈何的時候，你就最好這個辦法，有效的，如果你專信觀音菩薩的，你就請觀音菩薩加被你，可以的！如果你是天主教，你就請聖母加被你也行，你是耶穌教，你就請上帝加被你都得，其實什麼？又所謂觀音，所謂上帝，所謂聖母者，是你的「阿賴耶識」裡面的種子自己變的，是你自己加被你自己，有，是有他加被的力，會有影響，你一集中精神，虔誠，虔誠就是你自己的變起，你能夠虔誠，即是好像打電報那樣，你的電波打到去，他把電波覆回來得到了。會很靈光的！很靈光的！

聽眾：打電報，「第八識」打過去是嗎？你說打電報？

羅公：好像打電報那樣，我講譬喻而已！

聽眾：第幾識打？「第八識」打？

羅公：不是「第八識」打，而是在你的定中，入定想到這樣的時候，什麼叫做「心」？什麼叫做「意識」？

「識」，你自己寫了，八個「識」都叫做「識」，如果特別來講，即是普通來講，八個都是「識」，突然「六識」就是「識」，「眼識」、「耳識」、「鼻識」、「舌識」、「身識」、「意識」，這六個「識」，那些認識力特別強的，這三個，那六個就叫做「識」。即是說，結論就是普通來講八個「識」都叫做「心」，八個「識」都叫做「意」，八個「識」都叫做「識」，如果特殊來講就「第八識」名為「心」，「第七識」就名為「意」；「前六識」就名為「識」。這樣就「心」、「意」、「識」，都有能取像的作用的，「及諸心法」，這個「心法」即是指「心所」了，「心所有法」了。每一個「識」都有若干附屬的作用的，每一個「識」都有幾個附屬作用，那些叫做「心所」，今天就不能夠逐個「心所」講給你聽了。

將宇宙萬有作分類就分做十二類，就叫做「十二處」，內，身內、生命以內就「六處」，生命以外的就統統叫做「外六處」，「外六處」是什麼？「眼處」，不是！「外六處」：「色處」，color，顏色，「色處」，耳聽得到的那些聲浪就叫做「聲處」，鼻嗅得到的香臭就叫做「香處」，這個「香」是廣義的，連臭都包括在內

的，味，所嚐得到的，那條脰(舌)所啖(嚐)得到的就叫做「味處」；我們的身所接觸得到的，叫做「觸處」；所謂物質世界的表面不外這麼多，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」而已，還有那個「法處」，「法處」即是什麼？我們的「第六意識」所了解到的宇宙萬有的一切東西，「法處」。即是除了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」以外，其它一切東西都叫做「法」，連到科學家的那些方程式通通是「法處」。世界上那些什麼？原子、電子、質子通通都是「法處」。

這樣「六處」就是整個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都包括了。「所取義者」，你會問，「所取義」應該是物質世界，何解連精神世界都包括了？要讀下面那一句：「又能取義，亦所取義。」能取的東西是什麼？八個「識」，是嗎？與那些「心所」，與那「五根」就是能取，「能取」東西，當我們現在說，那五種東西是能取的，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」是能取的時候，它是不是變了做「所取」？聽不聽得明白？聽不聽得明白？

「能取」一定是「所取」的。你說，譬如你說這樣說：我有個心的！我的心是能夠了解東西的！了解就是取、能取了，即是說我的「心」是能取了，當我說我的心是能取的時候，是不是那個「心」被我取？「能取」一定是「所取」，「又能取義，亦所取義。」聽不聽得明白？「所取義」。這樣就解釋了什麼叫做「所取」了。即是說，學佛的人想修就一定要修止觀，修止觀要了解，了解什麼？

第一了解「盡所有性」；第二了解「如所有性」，第三要了解什麼叫做「能取」，第四要了解什麼叫做「所取」。這樣豈不是我要成世讀大學都搞不定？沒有搞不定的！你不知的，你就怎樣？記住！人不可能什麼東西都知，當你不知的時候，你就要接受專家的報告，由那班專家負責講給你知，你知道那個報告內容就可以了。譬如你說我怎樣知道我有沒有生 cancer？你就去醫院驗一下，那個醫生說你沒有，那你就沒有了。難道自己要怎樣？割開來看看嗎？是嗎？

這樣，即是你自己本門的就要了解，譬如你說我是會計師，會計的東西你要懂，至於你有否生 cancer？某個人生 cancer 幾個月死？那些你不必理那麼多，問醫生，問醫生的報告。這樣即是你很簡單的，不是說要什麼都要知，事實上什麼都知，你知道，有很多是怎樣？是別人代你搞定的！如果你說樣樣都要知道的，吃小事飯你就會快些死了。就像諸葛亮，什麼都要自己做，你就很快死，你學誰？朗奴·列根(Ronald Wilson Reagan, 1911—2004)做總統那樣，全部交給智囊團搞定，你搞定拿來給我簽名，他很好做的！他自己很多不懂的！

我們又要知道「建立義」，「建立」兩個字，「建立」兩個字有幾個不同的解法的，第一個解釋，所謂建立，第一個解法，當解說，解釋、說明，有一個阿闍黎學西藏的密宗，他讀一本密宗的書，讀一本書是那個班禪一世，不是！達賴一世造的，那本書叫什麼？《密宗道次第略論》（《密宗道次第論》），達賴（應是班禪）的第一世就叫做克主大師(1385~1438)講密宗很有名的，那個克主大師那本書我們中國人將它來譯就譯做什麼？《密宗道次第略論》，如果是直譯就不是這樣的，直譯叫做《續部總建立》，（《續部總建立廣釋》），阿闍黎都不識解！他識解一段「續部」，就不識解「總建立」，何解呢？

因為這個世界上的人很多都很水(很差)的，是嗎？原來是這樣，西藏人與印度的晚期，那些顯教的經他們就叫做經，密教的經、密宗的經就不叫做經的，就叫做「續」，所謂「續部」即是密宗經的那部分，就叫做「續部」。怎樣「總建立」？人家佛都說了經了，何須你去建立它呢？「建」就建築，「立」就設立，何須你去設立？原來「建立」不是這樣解的，「建立」可以當解說來解的，本來「建立」當支持那樣解的，支持，撐起它那樣解的，是嗎？

但是現在它當解說，「續部總建立」者，即是密宗的總說，總說，或者密宗總解說，即是密宗經典的總論，密宗經典的總說就叫做「續部總建立」，而那些做阿闍黎的居然不識解「建立」兩個字，他是解什麼？解建立系統，將密宗的系統建立，又似

的！它在裏面將密宗分成四大系統的，又似的！但又不是這樣解的，「建立」兩個字當「說」解。這裡就不是當「解說」的！當「支持」那樣解。

我們眾生在這裏活動一定有地方支持我們的，我們人類在這裏活動，地球支持我們，地球又靠什麼支持？依靠太陽的向心力支持我們，太陽系又是由什麼支持？整個銀河系的平衡力去支持我們，這個當支持。我們眾生活動必定有個支持我們的世界，這個指世界，指物質世界，物質世界是怎樣的？很簡單，我有一個解，攝持有情故名建立。「攝」即是吸住，我們住在地球上，不會飛了去別的星球的，攝住，「持」者，撐住我們不跌的。「有情」即是眾生，攝持那些眾生，所以叫做「建立」。

「謂器世界」，「器世界」即是物質世界，又叫做自然界，這個物質世界好像一件器具那樣被我們享受、利用的，「於中可得建立一切諸有情類(界)」。哦！「諸有情界」。這個物質世界「於中」，於這個物質世界之中可以建立，「建立」即可以支持起、撐起一切一切的那些「諸有情」，即是那些眾生，「界」即是眾生類。眾生是一類二類的，那些叫做哺乳動物，這些叫做非哺乳動物，這些叫做魚，那些叫做貓，那些叫做狗。界、類。例如什麼？物質世界，小，由小講到大，「或(謂)一村田」，「若」當「或」字解，「謂一村田」，「一村田」即是現在的什麼？那個「村田」兩個字譯做什麼？

印度的地方制度，一條村上面所附屬的那些田，即是一區，一區即是好像現在加拿大，每一區有個議員選出來那些叫做一區，即是一個小區域，一個小區域，「一村田」，有「村」、有「田」的，「若百村田」，大一些就有一百個「村田」，成為一個大的區，好像現在所謂市區。「若干村田」，即是現在所謂一個縣了，一個 district，一個縣；這樣等等。「或一大地至海邊際，此百、此千、若此百千」。如果再闊一些，「一大地」，一幅大陸地，「至海邊」由陸地一路至到海邊，整幅，「邊際」，「邊際」即是 limit 或者 boundary，「此百、此千」，一百個海島，一千幅陸地，「若此百千」，整百千，一百個千，一百個千即是幾多？十個千就一萬，

一百個千即是十萬，十萬，「或一瞻部洲，此百、此千、若此百千」。

印度古代的宇宙觀是這樣的，一個、一個、一個無量無邊那麼大的一個大虛空裏面，太空裏面由眾生的業力，眾生過去的所造的業力，那些業力成熟了，激動我們「阿賴耶識」的變起世界的種子，於是那些「阿賴耶識」裏面的種子就受那些業力的衝擊，於是就起現行了，起現行就怎樣呢？「第八識」裏面那些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」的種子起現行而變出有色、〔有聲〕、有香、有味、有觸，外表就這樣了，這個世界、物質世界；裏面，外表就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」，裏面就是什麼？裏面有很多那些微粒子，我們現在叫做質子，電子，佛家就叫做「極微」，「極微」即是微粒子，微粒子屬「法處」，那些微粒子的種子就變起那些微粒子來充實那些物質世界的內部，於是在茫茫太空裏面，就有一個範圍裡面，就現出這個有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」的一團的東西出來了。

一團這樣的東西出來，那些微粒子的種子中，有些就是堅硬性的，那些叫做「地種子」；有些就流潤性的，潤濕性的，那些叫做「水種子」；那些叫做「水極微」的種子了，「地極微」的種子，「極微」即是微粒子，那些熱性的、光熱的那些種子就叫做「火極微」的種子了，即是那些電與那些熱的那些微粒子，那些動性的微粒子就叫做「風極微」的種子，不是一陣風，那些火，不是那些，是指那些極微粒子分做四大類，所以那些各自對於種子就現起了，現起，於是裏面，下面那些堅性的種子，就結成金輪，「輪」者，一團叫做「輪」，一團堅硬的東西，「金輪」下面就有「火輪」，那些就熱的，現在地球裏面真是熱的，上面是硬的，「金輪」；「金輪」上面就大地，「地輪」了；「地輪」上，「地輪」裏面有水極微就變做那些水了，大洋、大海，與你們天主教，與你們天主教的講法差不多，不過天主教的講法是神造，他就說是眾生的業力激動各自的種子，是那樣解。

其實照我們的解釋，天主教、基督教的所謂神，實在就是指什麼？實在就是佛家那個，實在就是真如，是質料而已，造就要靠那些業力激動它，於是那個世界有地、水、火，最後還有個風輪，即是現在的空氣，大氣包圍著這個世界，這個世界的中間

就是一個大高山，下面就直插落去那些水輪、金輪入面，那個大高山裏面氾氾圈(圍繞)就是一種水，那些水，很清澈的水，水還有八重、有七重那些鐵圍山圍繞著，每個鐵圍山隔著那些中間又有水，那七重山外面全部都是大海，即是現在太平洋，那些叫做鹹海，鹹海繞著這個山就叫做「須彌山」，*sumeru*，「須彌盧山」即是妙高山，譯做妙高山，妙高山的東面就海洋上面就有幾個大島，就叫做「東勝神洲」，我們住在這裏的是南面的大島，叫做「南瞻部洲」了，譯音的，「瞻部」是譯音的，「南瞻部洲」，西面的叫做「西牛貨洲」，北邊的叫做「北俱盧洲」，大洋的四邊，不是一個的，即是一堆那些大的土地，四堆，中間那個須彌山腳下面，有所謂地獄那些在下面，須彌山的腰有四個世界，四個小世界，那四個小世界每個世界有一個天王在那裏，叫做「四天王天」，現在那些寺廟裏面，一進門口，就有四大天王，那四個，四大天王，那個山，那個四大天王的天，就是在山腰的，他就這樣說，日月就在虛空那裏繞須彌山而現，而行的。現在科學已經打倒了這種講法了！我們是應該是服從科學，與科學相反的，因為何解？佛家的講法有很多是因襲印度那些婆羅門的傳說，我們可以篩去它，與科學不合的我們不妨篩掉它。

這樣，那個山頂那裡就叫做「三十三天」，那「三十三」不是三十三個那樣解的，它叫做「三十三」，即是 *Trayastrimśa*，「三十三天」即是說它不是一個人統治的，是一個董事會，一個 *board*，一個 *committee*，有 33 個 *director* 的，33 個人組織一個 *director*，管理這個天，那個主席就叫做帝釋(*Śakra*)，那個名叫釋提桓因，(*Śakro devānām indrah*)，帝釋。後來佛家這些學說傳入中國，中國那些道教徒就將那個帝釋，釋提桓因，將這個釋提桓因的名字取用了，又將中國人以前信仰的那個上帝，兩個合併，就改個名就叫什麼？叫做玉皇大帝，玉皇大帝是漢朝以後那些道教徒，將那個帝釋與中國原有，中國四千年前已經信有個上帝了，這樣與那個上帝合起來而成為一個新的觀念，就叫做玉皇大帝，他就是那個董事會主席管理的。

我們的日子就不同，我們這個地球上，這個地球就是南瞻部洲，瞻部，我們的一日約等於四大天王的五十分一，即是說它們一日等於我們五十日(年)，高一些的，切

利天的，它一日約莫等於我們約莫一百年。不過不記得了，超過100日(年)，忉利天之後，再上就沒有地方了，有虛空居住，虛空就有些雲氣，即是好像現在那些星雲差不多的雲氣，雲氣上面就有些庭臺樓閣，有那些世界在那裏，一級一級天。這樣，「忉利天」上面一層一層，還有四層天，都還有男女情慾的，「忉利天」有男有女的。再上一些就「夜摩天」，那個天王，「夜摩天」的天王就是管理地獄的，「夜摩天」，即是現在叫做閻羅王，閻摩羅王。再上就「兜率天」，是彌勒菩薩在那裏做天王的。

「兜率天」就與極樂世界差不多的，大抵那些人生不到極樂世界的，就多數是生兜率天的，兜率天然後就「化樂天」、「他化自在天」，「他化自在天」最特別的，很講究的，那個天王是魔王來的，現在所謂魔王，天主教那個所謂什麼？那個撒旦，基督教就是這個傢伙了，「他化自在天」，叫做「他化自在天天王」，這個人最喜歡擾人的，你是事業將近有成就，偏偏他就來破壞你的，你作惡他就歡喜了，鼓勵你了，你作惡他說真好！還幫你忙，你行善他這個人就阻礙你，有這樣的「他化自在天」天王。你修行修到將近見道等等，他就找一班魔女，帶上一班魔女，那些女很靚的，走來搞你，搞到你凡心動就墮落那樣，他就專搞這些東西，那個「他化自在天」天王。

這樣，這些都是有男女情慾的，六層欲界天，加上我們人間，再加上地獄，與這個人間地獄裡面的那些餓鬼、畜生，那些就叫做「欲界」。再上是初禪天，色界，無男女情慾的，第二禪天，第三禪天，每一禪都有幾個「天」的。一路到頂，到頂之後，色界最高的叫做第四禪，最高的天，叫做「色究竟天」，「色究竟天」，那個天王就叫做「大自在天王」，那個三頭六臂那樣的，騎在牛上面，如果你想看大自在天的樣子，你就最好去找一間印度人的廟，印度人的廟裡有一個坐在白色牛上面的那個，幾個頭的那個，那個就是「大自在天王」了，這個就是色界最高了，再上就是叫做「無色界」了，無物質的，在「一瞻部洲」，那個須彌山的南邊的一個大洲，即是現在等於我們現在的地球。

或「此百、此千」，一百個「瞻部洲」，因為何解？我們一個世界，我們只住一個「瞻部洲」而已，另一個世界又有「瞻部洲」的，一百個世界就有一百個「瞻部洲」的，「此百、此千、(或)若此百千」，這即是說，我們的世界不要如此狹隘，不要以為我們住的世界這麼細的，以百〔計〕、以千〔計〕，「或一四大洲」，「或一小千世界，此百、此千、若此百千」。或一個山，一個世界裏面的一個 sumeru 山，山的四面有四大洲，一個世界有四大洲，他說，我們不只一個四大洲的，「此百、此千、若此百千」，世界有這樣多的。一個「須彌山」，一個「須彌樓山」，四個洲就組成一個小世界，這個小世界有一千個小千世界，叫做一個「小千世界」，即是一千個「須彌山」，即是一千個四大洲，計起來在虛空處，好像星羅棋布的虛空裡面，叫做一千個，叫做一個小千世界，「此百、此千、若此百千」。我寫錯了那個「千」字為「斤」字，改正它，「若此百千」。何解他講得這樣長氣？

他即是叫人，叫那些佛教徒修止觀的時候，我們不要這樣狹隘，以為我們這個世界是這樣，這個世界是無限的，「或一中千世界，此百、此千、若此百千」。一千個小千世界叫做一個「中千世界」，「或一三千大千世界，此百、此千、若此百千」。一千個「小千世界」、一千個「中千世界」就叫做「大千世界」，「大千世界」亦名叫做「三千大千世界」，不是三千個大千世界，「三千」者，即是將個「千」的指數乘以一千次，一千次，乘以三次，三個次方，叫做三千大千世界，三次 1000 乘方那麼多的世界叫做「三千大千世界」。這樣，三千大千世界就一個佛出世，我們住在這裏，三千大千世界就只是得一個釋迦牟尼佛出世，如果是就那個化身佛，就只是一個在「南瞻部洲」處出世，如果是報身佛就一個在「摩醯首羅天」，即是一個在那個「色究竟天」上面報身佛，那個叫做「毘盧遮那佛」，一個在那裏出世；這個釋迦牟尼佛就是摩醯首羅天的那個報身佛的化身，「摩醯首羅天」。

這樣豈不是我們很著數？三千大千世界只有我們有釋迦佛，不是！三千大千世界中，同時、同月、同日見有釋迦牟尼在那裏成佛，同年、同月、同日見到有個毘盧遮那佛，在他那個「色究竟天」裡面有個報身佛，這些叫做「重重無盡」。好像你去理

髮鋪，這邊一面鏡，那邊一面鏡，你坐在中間，你數一下你有幾個頭，其實你是一個頭，但是裡面就化出多少個，這種叫做什麼？一個人成佛就重重無盡，講到「重重無盡」，《華嚴經》講重重無盡，當時那個武則天做皇帝，請那個叫做法藏法師的走去金鑾殿那裏替她說法，講《華嚴經》的道理，講經的那個和尚很了不起的，這個法藏法師是政治和尚來的，專搞政治的，武則天未做皇后，未做皇帝的時候，就猛與武則天在一起，武則天就幾乎拜他做老師，武則天。

他叫做法藏法師，武則天就根據華嚴宗賜一個名給他，叫做「賢首」，是武則天賜給他的，除了賜名給他之外，當時還請他去金鑾殿，現在所謂，現在所謂清朝北京那個太和殿，當時最靚的那個金鑾殿，請他去金鑾殿處說法。他當然很精明，替皇帝說法，講幾個鐘頭話，《華嚴經》八十卷怎樣講？他講《華嚴經》裏面的道理，實在《華嚴經》根本就沒有這樣講，硬說成是《華嚴經》這樣講。所以現在外國人讀佛學就不當這些是佛學的。他就將那些寫一篇講義，那篇講義你現在買得到，你花 20 元，託人去香港，託人去香港商務印書館或者中華書局你就買到了，叫做《金師子章解》（《華嚴.金師子章》），《金師子章》，golden lion，《金師子章解》。

聽眾：校釋。

羅公：什麼？

聽眾：校釋。

羅公：校釋是嗎？所謂「校釋」者是怎樣？「釋」即是解釋，因為《金師子章》有很多家註解的，他將這麼多家的註解鋪排、比較來註釋，就叫做「校釋」，同時將《金師子章》那些印的版本有多少一、兩個字不同的，就將它們來比較，這些叫做「校釋」。你不用十元的，我買那時是幾元而已，這本書讀得過的，你一讀完之後，可以想像，不用買一本，你找霍韜晦編的那套《佛教中學課本》，他用白話來解釋，解得玲瓏浮凸非常之好，霍韜晦的那一本。因為你買那本《校釋》都還是深一些，不過《校釋》好些，《校釋》又揶揄一下賢首法師的！又說他搞政治。

聽眾：用簡體字的。

羅公：用簡體字的，是嗎？是不是用繁體字？這樣嗎？應該台灣不知有沒有得賣？台灣會有繁體字，簡體字才百多個，很容易，你看看上下文就知道了，我都看得懂簡體字。

這樣他預先整好了講義，搞幾點鐘講，講重重無盡，講到重重無盡的時候，武則天她說，武則天很聰明的，你所講的我都明白，但你說「重重無盡」我就不明白了，怎會「重重無盡」的？就問他。那個賢首法師，所以撈得起的人都是聰明的，他即刻看看，見到金鑾殿上皇帝的座位前面有兩隻黃金獅子在那裏，他心生一計，就請武則天，請你叫人拿四面鏡子出來，四面大的銅鏡，於是即刻找四面大鏡，以前的鏡是用白銅造的，現在的鏡是用玻璃、水銀，舊時沒有玻璃的，玻璃都有，很粗的，那些玻璃綠色的，好似那些啤酒樽的底那樣的。

綠色的那些，叫做什麼？那些叫做「琉璃」的，中國人叫那些做琉璃，將那些玻璃，以前都不知幾矜貴，那些人飲酒，用那些爛鬼玻璃杯，綠色的那些玻璃杯，飲那些西域送來的葡萄酒，那些詩人說什麼？「葡萄美酒夜光杯」。夜晚飲時整起火把、蠟燭，那些玻璃杯映起上來確實是好像光的，飲那些西域過來的維吾爾族的那些葡萄酒，叫做「葡萄美酒夜光杯」。就是拿那隻綠色的玻璃杯，載住那些葡萄酒來飲，這樣，他就叫人拿〔幾塊鏡〕，舊時就沒有玻璃的，很靚的，銅的，我見過那些銅鏡，現在博物館有，那些大銅鏡，這樣大個的。就拿四面(塊)大銅鏡，這個金獅子在這裏，這邊座一面銅鏡，那邊座一面銅鏡，四面四塊銅鏡，他說，請你皇帝、請你陛下來看一看，你數一下這個金獅子數不數得盡？

現在就不用了，你去理髮店坐在那裏理髮，望一下兩面的鏡，你真的數不盡你的頭的！是否這樣？頭就只有一個，金獅子只有一隻，但是它的影就重重無盡，一個佛成佛，他現出來，那個心現出那個影，世界是他的心造的，每一個世界三千大千世界現那個影出來，都是那個影子，佛就是那一個而已，這樣就叫做「重重無盡」了，明

白嗎？武則天說，嘿！明白了！你真是了不起！於是他回去就將那篇講義改了個名，叫做《金師子章》，是紀念他向皇帝說法的，買來看看吧！這樣，現在還沒有人譯做英文，你如果了解了之後，將它譯做英文。

聽眾：不是！馮友蘭那部《中國哲學史》（《中國哲學簡史》）就成個《金師子章》抄了出來了！你找英文本就譯了。（《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》）

羅公：英文本就譯了？

聽眾：已經譯了！

羅公：這樣就譯了。那個美國人譯了！這樣就已經譯了，不行了。

三千大千世界一個佛出世，第二個佛出不出世？他避的，他避的，他不用在這個三千世界，無數三千大千世界，他何須一定在這個世界與你爭位置？是嗎？等你先〔成佛〕。「此百、此千、若此百千」。「或此拘胝」，「拘胝」即是一億，一億，「此千拘胝」，一兆，一億、一兆，或「百千拘胝」，那些數我們不用理它了，是嗎？一億幾多？一兆幾多？現在我們中國人還未搞得定，還在爭論中，是嗎？

「或此無數」，「無數」兩個字是一個名詞，是一個名詞來的，不是 adjective，不是無數那麼多那樣解的，這個「無數」是一個數學的單位來的，數的單位，百、千、萬、十萬、百萬、千萬，拘胝 koṭi)、那由他(nayuta)，以及什麼？最後一個叫做「無數」，「無數」叫做「阿僧祇」(asāṃkhyā)，「阿僧祇」，asāṃkhyā 這個字就譯作「無數」，「無數」是什麼？，兩個解法，「阿僧祇」有兩個解法，一個，「阿僧祇」者，10 的 11 次方，(10¹¹)，小乘的解釋，10 的 11 次方，(10¹¹)，一個解，第二個解釋，數不盡的，叫做「無數」何須要解？大概這樣解就籠統一些，是嗎？

原來印度有這個數的單位，或「此百、此千」，「此百無數、此千無數、此百千

無數、或三千大千世界無數百千微塵量等」，要直讀的：「或三千大千世界無數百千微塵量等」，這裡當一個數字，「三千大千世界」所有的微粒子，「微塵」，每一個世界你說幾多微粒子？「三千大千世界」裏面的「無數(的)百千」，「無數百千」那麼多的「三千大千世界」，「無數百千微塵量」，「微塵量」即是那些極微的「量」等，即是不可計數那樣多的。

「於十方面無量無數諸器世界」。東、南、西、北就叫做「四方」，加上東南、西南、東北、西北，就叫做「八方」，加上上方、下方就等於十方，十方各有無量無數那麼多的世界，他的觀就這樣。印度人就幾千年前已經是有這些宇宙觀了，這些宇宙觀就比歐洲人廣闊，比中國人廣闊。我寫錯！10 的 51 次方(10⁵¹)，不是 11 次方。51 次方，你用一張紙寫都寫不下來！10 自己乘以自己 51 次。他說，我們修正觀的人就要有這樣的心量，這個世界是這樣大的。我有一個朋友，現在呱呱叫那個牧師叫做梁燕城，有沒有人聽過？

聽眾：聽過。

羅公：講中國的東西，尤其講佛經都講錯了！講中國東西就講得沒什麼錯，講佛經就講錯，他是、他是在新亞書院讀過書的，新亞書院的唐君毅的學生。唐君毅就很歡喜影些相送給人的，是送相給我就要小心了。

「世界無邊願無盡」，世界是無邊的，但是我的願力是無窮無盡的，不會走了去涅槃的，現在我就未曾到這樣的境地，「海天遼闊」，我們想到，在海天那麼闊的地方就想到世界的無邊，所以我站在那裡想，想了很多時間。「海天遼闊立多時」。站在那裡，好啊！兩句詩！我又試過問他，你還有幾句呢？他說，我只是識做兩句，我很想造多兩句補下去，成一首絕詩，或者再想補六句，整一首律詩，但想來想去都想不到好的句子。不如就要兩句就算了。好呀！兩句詩。

有時想一想，譚嗣同拉出去殺頭的時候，他有兩句四言詩，整天念阿彌陀佛、阿

彌陀佛、喃嚨阿彌陀佛那樣一路念，拉他出來，一判了說要殺他就已經整日念，整日念，人家拉他出來，他都念喃嚨阿彌陀佛、喃嚨阿彌陀佛，什麼都不理，行到半路的時候他不念了，哈哈聲笑，那些人問他，喂！殺頭了，你還笑什麼？他說「有心救世，無意生西！」那些人說他，那些人說他大徹大悟了！其實都是的。

我們看看，子六，釋受用義。「受用」即是享受，我們享受那些物質的資具。「受用義者，謂我所說諸有情類，為受用故，攝受資具。」所謂「享受」就不是只是享受的「心」，是指所享受的東西，「謂」，「謂」即就是，就是我所講的「諸有情」，即眾生的類，那些眾生「為受用故」，為了滿足他享受的緣故，他就「攝受資具」，這個「攝受」當什麼？當積聚很多。「資具」，「資」者，對我們身心有益的，「具」者，工具。所謂「資具」，普通佛經裏面所講的「資具」就指那十種「資具」，我在上面有寫。

「資具」，謂十種「身資具」，對我們身體有影響的「資具」：一、食，我們所食的東西；二、是飲，我們所飲的那些流質的東西；三、是乘，即是車，乘，vehicle；四、衣，著的衫；五、莊嚴具，首飾，莊嚴即是裝飾，用來裝飾的；即是什麼？戒指、金鏈那些；六、歌笑舞樂，那些戲子(演員)唱歌給你聽，引你笑的那些滑稽的人，跳舞的給你欣賞，奏音樂給你欣賞；七、香鬘塗抹，香，印度人就喜歡用那些檀香、沉香那些，將它來研磨，磨到它成粉，因為印度天氣濕，身上會臭的，你看那些印度人的身會臭的，他那些一罌香，塗到身上抹一下，就成身香了，沒有了那些臭味了，那些就叫做塗香。

你現在西藏那些喇嘛那裡，那些喇嘛的佛壇不是有那些？那些叫做臥爐，那些是學印度的，中國就不是的，那些薰爐，那些薰爐插些檀香下去，我們所知的爐有很多種，一種叫做臥爐，由印度傳去西藏，西藏近這一百幾十，近這幾十年才傳回來中國，整個橫著，打橫著睡在那裏的，好像一個打橫著的那樣，有這麼長，很靚的，有些鑲滿寶石的，那些臥爐，點了香，打橫放在那裏，用蓋子蓋著它，不會失火。第二

種，那些就在裏面燒的，整支香燒的。

另外有一種，薰爐，我們廣東人，廣東人到底都是一個新發財，不是舊家風的地方，叫做宣爐，人問你，這個宣爐，你寫宣傳的宣，其實都錯了，外江佬讀「薰」字是宣，薰爐叫做宣爐，那薰爐是怎樣？將那些檀香、沉香，沉檀、貢束，那些香，沉香、貢香那些香壓成末，壓成末後就將它來怎樣？拿些香爐灰，那些薰爐，香爐灰，整成一個座那樣，一個這樣，裏面普通、普通就是一格一格的，有些三格、有些五格、有些七格，就好像那些蒸籠，那些食蝦餃那些籠，一個個櫃那樣，七格，五格、三格、一格格，每一格有些香爐灰填在底，填在底，你就用一個，用一個框，那個框就怎樣？普通就是一個圓形，或者方的，或者圓的，薰爐有些方薰爐的，有些圓的，那個圓的是怎樣的？普通，中國人就是這樣，是「心」字來的，「心」字古人是這樣寫的，心臟的樣子，與心臟差不多是這個樣，「心」字。

那個薰爐裏面是一個印，劃通它，一塊餅，劃通這幾個字就放了進去，然後將那些香粉填下去，刮刮壓實它，然後將那塊東西拉起來，就整個「心」字在那裏了，這樣就在那裏點了，點了，點了就一路那樣燒了，那些香就好像一個「心」字那樣，就叫做什麼？「一瓣心香」了，「心香」就兩個解了，一個「心」裏面的香，第一解，其實最初解「一瓣心香」就是用那些香粉整成一個「心」那樣，現在密宗就不用「心」了，就用阿彌陀佛的定印，好像是心字那樣的，總之都是叫做「心香」，那些薰爐就一種，用香粉的，燒香的，另外一種是中國完全土化的，本地化的，就一個爐，載滿香灰，載滿香爐灰，點著那些香煙就插下去，現在那些法師拜佛的時候拈著那支東西，在前面插下去那些，那些完全是中國化的，印度不是插這種東西的，就是用這些爐的，這樣爐就這三種。普通的燒香。「蔓」就是那些花蔓，一串花，即是現在夏威夷的人，將那些花整成一串，要來掛在頸的，那些蔓。「塗抹」，那些塗香，亦是享受的，什物資具，那些雜物，九，照明，燈，照明，燈明。十、男女受行，即是那些妻妾、妻妾那些奴僕那樣，這樣，「為受用故」就攝受這些「資具」。

子七，釋顛倒義。我們修正觀的人，就知道什麼叫做「顛倒」？什麼叫做「無顛

倒」？顛倒了，「顛倒義者，謂即於彼能取等義，無常計常，想倒、心倒、見倒。苦計為樂，不淨計淨，無我計我，想倒、心倒、見倒。」怎樣「四顛倒」？對於無常的東西執著它為「常」，譬如我們的心是無常的，卻執著我們的心是常的，那個靈魂是常的，那些就叫做無常而起「常」的執著了，顛倒了，「顛倒義者，謂即於彼」，「彼」是什麼？這個「彼」字當「那些」，那些什麼？「能取等義」，即是上文所講，能取、所取，建立等這些東西，對於能取、所取、受用等的這些東西，對於這種東西，這個「義」字當境界解，等這些境界，「無常計常」，本來是無常的，你執它為「常」，「計」者，執著，計較執著就起顛倒了，怎樣顛倒？顛倒有三重，一種叫做「想倒」，一種叫做「心倒」，一種叫做「見倒」。

你看看，你看看我的註了，於無常的東西，苦的東西與不淨的東西，及無我的東西，偏偏就生起說它是「常」、說它是「樂」、說它是「我」、說它是「淨」的妄想，起分別心，起這種妄想，這樣就叫做「想倒」，他所妄想的東西是顛倒的，叫做「想倒」。更於上述倒想，忍可執著，名為「見倒」，起了妄想了，起了顛倒之後他還說什麼？「忍可」，認為對的，「忍可」即是認為它是對的，我這個講法，我這個看法是對的！執著說自己對，「見倒」，「見」即是見解，執著自己的見解說是好東西，這樣就「見倒」了。後更於彼所執著中起貪、癡、惡見等煩惱，叫做「心倒」了，執著了之後說自己是了不起了！跟著就怎樣？起貪了，例如你執著有個天國，就對那個天國起貪了，不斷祈禱求天國了。

你執著某一種東西，認為這樣是一條財路，可以發財的，你就執著，對於財而起貪了，起貪、起癡，起這些這樣的煩惱、惡見等，這些煩惱。這樣就叫做「心倒」，搞到整個心就搗亂了，混濁了，「心倒」。對於無常執著為常，而起「想倒、心倒、見倒」，「苦計為樂」，對於苦的東西你偏偏執著它為樂，人生是苦的，我們偏偏執著，以為我們的人生是樂，記住，佛家所謂「苦」即是什麼？不美滿那樣解而已，不是說真是好像食苦藥那樣苦的，不美滿。「不淨計淨」，不是很乾淨我們偏偏執著它為淨，「無我計我」，本來就沒有一個「我」的，偏偏我們執著有個「我」，一起了執，就起「想倒」、起「心倒」、起「見倒」，這些就叫做顛倒了。怎樣叫做「無顛

倒」呢？

下面，子八。釋無倒義，「無倒義者，與上相違。能對治彼，應知其相」。所謂「無顛倒」，就與上面的四種顛倒是相反的，「無常」的東西我們知道無常，「苦」的東西我們知道它是苦，「不淨」的東西我們知道它不淨，「無我」，我們的人生是「無我」的，我們就知道是「無我」，這樣就是無倒。這樣，「與上相違，能對治彼」，不只能夠與它相反而已，還能夠對付它的那種顛倒見解，對治，「應知」，我們應該知道，那些無倒的相狀是怎樣的。子九，我們修止觀的人又要了解什麼叫做「雜染」，你看看，「雜染義者，謂三界中三種雜染：一者、煩惱雜染；二者、業雜染；三者、生雜染」。

是三界裏面才有的，有雜染的，「三界」者，指我們的世界，我們的世界是有漏世界，有漏的世界分為三類，一類是欲界，即有男女情慾的，一類是色界，只有物質現象，沒有男女情慾。三，無色界，連物質現象都沒有的，三種，這三種都是「世間」，超過這三種，能夠打破這三種的就叫做「出世間」，世間就叫做「有漏」，因為這個世間有煩惱的，「漏」，出世間就無煩惱的，無漏，無漏又叫做「雜染」。不是！有漏又名叫做「雜染」，無漏亦名叫做清淨，何解？有漏即是有煩惱的東西都是不純粹的，「雜」者，即是不純粹，「染」者就是有污點的，就叫做「染」，「雜染義者，謂三界中三種雜染」，我們生在世間有「三種雜染」，「(第)一者、煩惱雜染」，我們這些三界眾生都有那些貪、瞋、癡煩惱的種子，這些種子潛伏在我們的「第八阿賴耶識」處，一有機緣它就起作用了，現行了，活動了。就起貪心，起惱怒心，起迷惘的心了，這些叫做「煩惱雜染」了。這是煩惱了，亦即是什麼？五十一個心所中的那些「煩惱心所」。

第二，「業雜染」了，由煩惱就作那些有漏的「業」了，雜染的「業」了，有漏的善業、有漏的惡業、有漏的無記業，造這些業，一造了那些業，就感召了來世的生命，叫做「生雜染」，這個「生」者即來世投生了，苦的人生叫做「集」，涅槃，入

了涅槃之後，「苦」滅、「集」亦滅，叫做「滅諦」，我們想得涅槃就要修道，叫做「道諦」，現在三種雜染，煩惱雜染是屬「苦諦」抑或是「集諦」呢？抑或是「滅諦」呢？抑或「道諦」呢？江漢霖！你答。

聽眾：「苦諦」。

羅公：什麼？

聽眾：「集諦」。

羅公：「集諦」，「集諦」。「煩惱雜染」，「業雜染」。「生雜染」呢？「四諦」裡的什麼「諦」？

-完-